

## 宫闱淫乱 吕不韦推荐假阉人

**战**国末年，中华大地正值大变革时代。七国鏖战，嬴秦日渐称雄。秦昭王在位五十六年，先是连胜晋、齐、楚等国，后是大败赵军于长平（今山西高平西北）。秦庄王即位，天下大势已定。

秦庄王亦称庄襄王，名异人，后改称子楚，是秦昭王的太子安国君的儿子。秦昭王在世时，曾被送往赵国做人质。子楚浪迹于赵国都城邯郸，结识了阳翟（今河南禹县）的大商人吕不韦，从此生出了一段缘分，不仅让吕不韦享尽荣华富贵，在史书上占据一席之地；而且还因此带出了嫪毐的故事。

嫪毐的毐字音读“藹（ i）”，《说文·毐部》解释：“士之无行者”，意指品行不端。也不知是父母起得这个名字，还是后人这么称呼他，反正一个大宦官用了这个颇乖悖的字，他的品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赵国的邯郸，是个繁华的都市。屋宇殿堂鳞次栉比，大街小巷摩肩接踵，好不热闹。商人们都视这里为风水宝地，纷至沓来。吕不韦也自然夹杂在

众多生意人中，走进这都市。

说来也巧了，在城内街头喧嚷的许多人中，过路客吕不韦偏偏遇到了浪迹异乡的秦公子子楚。那次，在一家酒馆，子楚饮了几碗水酒却付不出酒钱，正与店小二扯皮的当口，吕不韦上前掏出一把碎钱丢在柜台案板上，这才解了子楚的围。落魄公子这样尴尬，幸而遇着个富商给自己解围，怎不感激万分。这吕不韦倒也是个豪爽性子，挡不住子楚道谢的话语，一时高兴，便拉着子楚的手走入另一家酒店。

两人落座，吕不韦招呼店小二上了一桌丰盛酒菜，一边斟酒一边问道：

“看你生得一脸贵相，怎么落到如此境地？”

“唉！甭提了。一提起来话可就长了。”

子楚凄凄地叹了口气，呷了一大口酒，把自己的来历一古脑儿都倒了出来。

听了子楚的叙述，一种经商人特有的精明让吕不韦不禁暗中盘算起来。他想：真看不出这个落魄公子居然有这等不平凡的身世。我一眼就猜出他肯定有与众不同的地方，还真让我猜着了。这真是天上掉下来的奇货。奇货可居，倘若我现在下些本钱在他的身上，将来一定可以大赚一番！

吕不韦越想越乐，安慰开导的词句如流水般自口中而出，俨然是一副专门济贫救世的样子。

子楚原来愁于举目无亲，抑郁寡欢，眼下听了吕不韦的同情话，不禁泣涕涟涟，自然是肚子

话越倒越多，平生愿望随之也流露出来。

吕不韦情知子楚不安于公子身份，想成一国之主，便乘机进言：

“听你说你父亲安国君极听华阳夫人的话，华阳夫人又无子。既然如此，我想你欲当一国之主并不是件难事。”

“真的吗？恭请恩人指点。”子楚脸上流露出将信将疑的神态。

吕不韦附耳低语：“只要取得华阳夫人的欢心，让她立你为嫡嗣，将来定不难成为国君。”

“也真有你的！但我现在赵国做人质，无法回到秦国去，如此又能怎样取得华阳夫人的欢心呢？”

“我愿为公子效劳！”

“那太好了！此事倘若能成为现实，他日一定与你共享秦国。”子楚见吕不韦愿意出头帮忙，怎能不感激呢？当下与吕不韦订了密约。

两人携手走出酒店后，吕不韦即刻取出五百金赠给子楚，供给他结交宾客以备日后之用。

第二天，吕不韦辞别子楚，欣然西去。

时间过得飞快，转眼两月有余。正当子楚望眼欲穿之际，吕不韦回到了邯郸。

子楚问吕不韦：

“这趟西行结果如何？”

“恭喜公子，事已办妥。”吕不韦侃侃而谈，把在秦国游说华阳夫人的经过都告诉了子楚。

原来，吕不韦自打告别了子楚，便日夜兼程赶往秦国都城，沿途购置了许多珍奇玩物，做为取悦华阳夫人的活动的礼品。到了秦国后，他首先找到华阳夫人的姐姐，买通关节，托她去劝说华阳夫人。吕不韦把自己事先想好的一番话教给她，她还有不能领会之理？只见她对华阳夫人说：

“妹妹至今还没有儿子，这可是个紧要问题。”

“的确是这么回事。我整日焦心着哪。但就是 不生，又有什么法子？”夫人不禁皱起了眉头。

“我的意思是年岁不等人。夫人还不如先从安国君的儿子中挑选贤惠的过继一个，否则等到人老珠黄而得不到宠爱的时候仍然没个儿子，后悔就来不及了。”

“你说得极是，只是眼下不知过继什么人为好？”

“夫人看子楚怎样？我听说子楚到赵国做人质后，日夜泣思太子和夫人，不如乘此机会立子楚为继子，请求君王让他回国。子楚回来，一定会对夫人的恩德感激不忘，将来夫人老了，也就有了依靠。这办法是再好不过的了！”

华阳夫人思忖着，一时没有作声。

“夫人，我是你阿姐，能害你吗？另外，你再想想看，能有比这更好的办法吗？”

如此这般一席话，说得华阳夫人如梦初醒，感佩万分。当天夜里，就在太子的枕边柔婉陈词一番。听了夫人含颦带泪的恳求，安国君自然答应下

来。

第二天，华阳夫人把结果告诉了阿姐，得知是吕不韦从中策划，当然感激不尽，忙召见吕不韦，允诺子楚归国后，请他当师傅。吕不韦告辞时，夫人还赠送了厚礼。

子楚听了吕不韦此次西行的收获，欣喜异常，当场表示请吕不韦放心，日后一定如约报答。

这吕不韦经商久了，心眼也多了。他担心子楚一旦成为一国之君，翻手云覆手雨，自己弄不好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，便又生出一计。

赵国的邯郸，歌妓很多，吕不韦也时常与她们鬼混。其中有位歌妓，名叫赵姬，生得袅娜娉婷，杏仁般一双秋波眼，瓜子般一张含情脸，樱桃般小嘴含皓齿，媚态百生，醉倒所有的汉子。吕不韦满心欢欣，花费重金把那赵姬赎了出来，纳为小妾。从此以后，他夜夜与赵姬交欢，以求在她的腹腔内种下点东西。不久，吕不韦察觉出赵姬身上的变化，当即依计行事。

自从从秦国返回，吕不韦就每日在家中宴请子楚。子楚怀着他乡遇知音的心情，越发打心眼里看重吕不韦了。这天，仍到吕不韦家饮酒作乐，没料想从内屋款款地走出赵姬，子楚从未有机会见过如此丽人，两眼不觉直了起来。他垂涎于她的花容月貌，更垂涎于她那半遮半露的酥胸，在她口吐的香风中如醉如痴。这一切自然是逃不脱吕不韦的利眼了，吕不韦立即顺水推舟，把这赵姬送给了子楚。

也不愧是个商贾中人，精于盘算，吃小亏换得大便宜。赵姬被送给了子楚，十月怀胎，便生下了一个男儿。吕不韦心中有数，赵姬走时已有两个月的身孕，此男儿怎么会在母腹中足足呆了一年，生出后又有异象，显然算是来历不凡了。赵姬有了儿子，子楚便立赵姬为夫人。

不久，子楚在吕不韦的帮助下，逃回秦国，夫人和儿子也陆续逃离了邯郸。吕不韦自然也以功臣的身份迁居到秦国都城咸阳。

太子安国君即位，称秦孝文王，子楚被立为太子。孝文王做了三天的君主就一命归阴，子楚即位，称秦庄襄王。秦庄襄王当然忘不了他与吕不韦的情分，为了表示感激，便委吕不韦以丞相的重权，同时赐封为文信侯。吕不韦这一根钓线放得可长哩。庄襄王死后，即位的秦王政就是吕不韦播下的种子。

且说嬴政当了秦王，尊吕不韦为仲父。只因秦王政年幼，大权都落在吕不韦的手中。如此一来，吕不韦便能自由出入宫闱，时常与秦母子见面，叙谈一番。这位庄襄太后，原本是个歌妓，放纵淫乐已成嗜好，跟在庄襄王身边规矩了许多年，早就熬得不耐烦了。庄襄王死后，让她孤守偌大的一座深宫，怎能受得了呢？她天天传见吕不韦，很快便滚到一张床上去。宫娥彩女惧怕权势，吓得守口如瓶，两人暗中往来了数年之久。

随着时光的推移，秦王政快弱冠了，吕不韦也渐渐老了。偏偏这时太后的淫兴炽盛，一日不与吕不韦合欢便欲火烧心，坐卧不安。这样下去吕不韦岂能招架得住？更何况吕不韦还担心秦王发觉哩。躲避不了，吕不韦只好启动脑筋，筹划了一个寻找替身的计谋。

事也凑巧，市面上有个浪子，阳气壮伟，按捺不住欲火。传说他总是把自己的阳具掏出，裸露在外，以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。他经常当街表演一番自己的拿手绝技，把一辆桐木小车放在路上，不用手去推它，而是借助自己的阳具去推动小车。只见他那玉柱坚挺，插入轮轴反复摇晃，轮子居然转了起来，小车也慢慢朝前行去。围观者无不咋舌，叹为观止。这个不肖浪子，就是嫪毐。

嫪毐的丑闻被吕不韦听说了，吕不韦将信将疑，便派人把这浪子唤到相国府，让他在大厅前当众表演。好家伙！围观的人无不倾慕。吕不韦暗暗高兴，便把嫪毐留在丞相府做了舍人。

吕不韦收留嫪毐是要派大用场的。这个大用场就是把他自己从太后的淫欲中解脱出来。他匆匆赶进宫殿，向太后把那嫪毐阳具的壮伟场面形容了一番。太后听了，果然羡慕不已，很想亲自试一试这位浪子的功力。但怎样才能如愿以偿，太后面有难色。她垂涎欲滴地向吕不韦问道：“这个嫪毐真有如此大的本事吗？与你相比怎样？我很想亲自试一试。只是……只是，我怎样才能试成呢？”

“这好办，”吕不韦拍拍胸脯说：“太后不妨对嫪毐假施腐刑，然后再让他进宫来侍候你不就得了！”

太后一听，不由一喜，赞道：“妙计，妙计！就依你说的，快快去办吧！”

吕不韦辞别太后，回到相国府，把嫪毐唤到面前，如此这般地嘱咐一通；又传呼另一位舍人，俯耳做了一番布置。

没几日，相国府门前便有人状告嫪毐，说嫪毐犯下了大不致死、小不能轻饶的罪行。根据当时的刑法，嫪毐的罪名要处以腐刑。这腐刑，又称宫刑，也就是把犯人的生殖器阉割掉。尽管吕不韦事先给嫪毐打过招呼，但一声令下，将他推出去受刑时，他还是恐惧起来，生怕把自己引为自豪的阳具割了，免不了双手紧捂裤裆，狼狈不堪地被架了出去。

嫪毐进了行刑房，刑吏把他如同杀猪一般紧绑在案台上。只见他浑身被剥得精光，虽然惊恐万状，浑身发抖，但玉柱依然高耸，坚挺硬直。刑吏手持利刃，一手扶住嫪毐的阳具，一手比划着转来转去，猛然一刀“撺”过去，巨痛使嫪毐立刻昏厥。不知过了几时，嫪毐苏醒过来，只觉浑身上下有几处火辣辣地疼，不禁想到：这下子祖宗断根了！心里这般想，手便颤颤地向下体摸去。我的妈呀？玉柱怎的还竖在原处哩！原来吕不韦早已重金买通了刑吏，让刑吏实施腐刑时假割阳具，只是刮

去嫪毐的鬚眉体毛而已。嫪毐感到痛楚的地方，都是生有毛发之处。嫪毐惊去喜来，翻身坐起，忙披上了衣衫。

嫪毐出了刑房，便被吕不韦以阉人的身份送进了王宫去侍奉太后。

太后等嫪毐早就等得急不可耐了。如今见到嫪毐，如同见到救星，忙不迭地拉着嫪毐上了床榻。实地云雨一番，果然名不虚传，太后乐不可支，如获至宝，朝朝暮暮，卿卿我我。没过多久，年老色衰的太后竟然又怀了身孕。

“如何是好？”太后问。

“干脆咱们换个地方，躲过一段时间。”嫪毐建议道。

“好吧！”

此时恰值另一位太后病逝，嫪毐便同太后密商，买通一个算卦人，让这人诈言宫中刚有丧事，不利母后，应该迁居避祸。秦王政听了这话，不知是计，便请太后徙往雍宫。嫪毐自然是伴随左右，淫乱依旧。太后在雍宫一住就是几年，先后与假阉人嫪毐生下两个男孩。嫪毐依靠自己那坚韧不疲的功夫，居然得封长信侯，获得山阳（今河南焦作东南）、河西、太原诸封地。秦廷的宫室、车马、衣服、苑囿、驰猎等事项，几乎均归嫪毐主持，嫪毐简直快活极了！

嫪毐快活至极，势必得意忘形，便与太后合计

着在秦王政死后如何让自己的私生子即位。嫪毐认为自己与太后共生两个儿子，日后秦国落入自己的手中是不须置疑的结局。如此自信，言谈之中不免露出些蛛丝马迹来。

秦王政九年（前 238 年）的一天，嫪毐与一伙权贵喝酒，酩酊大醉之时互相起了龃龉。嫪毐猛然站起，失去往日的谦恭，破口大叱：

“你们当我是谁？我是秦王的假父，你们怎敢与我斗嘴？你们这般的有眼无珠，难道不想活了？！”

众人听了这番话，既惊诧又恼怒，纷纷退出了宴席。过后，有人把嫪毐说的话奏报了秦王政。

秦王政听了这等丑话，忿怒异常，当即密令手下人快去调查个虚实。不几天便得到密报，说嫪毐原来本就不是个真正的阉人，确实与太后私通，奸情甚烈。秦王政听了汇报，便派昌平君、文君率兵前往捉拿嫪毐。

嫪毐自然不会甘心坐以待毙，便伪造御玺，捏造敕文，调遣卫兵县卒与官军对抗。昌平君和文君在咸阳打败了嫪毐的叛军，嫪毐带着一批亲信抱头鼠窜。

在秦王政的悬赏下，嫪毐被人捉拿归案，受车裂之刑，五马分身而死。三族被夷，两个私生子成了刀下鬼。

吕不韦因为把嫪毐引入宫闱，罪当连坐，也可能是他与秦王政有血脉感应的缘故，秦王政免其死罪，削去相国之职，驱往河南；不久又把他的一家赶到蜀。后来吕不韦越想越怕，只好服毒自杀。

## 沙丘篡位 恶赵高擅权陷李斯

**秦** 始皇建立大一统中华帝国后，皇宫中还有一个著名的宦官，就是赵高。

赵高的出身是个大问题，冠以赵姓，也的确勉强。据传，他的父亲犯了宫刑，母亲被充作官婢。在与入乱交中，母亲多次受孕，生下赵高和几个弟弟。尽管诸兄弟均属野合的产物，但母亲仍让他们承袭了赵姓。身为官婢的私生子，命运自然不济，来到这世间数日，便被阉割了。母亲的下场更惨，受尽酷刑而命归黄泉。

或许是出身卑贱，或许是自幼磨难见多识广的缘故，赵高生性刁猾。他在宫内服役，惯会见风使舵，阿谀奉迎，讨得主子欢心。说来算是老天的恩赐，赵高自幼有手绝活，能强记秦朝的律令，所有五刑细目，都能默诵下来。每当秦始皇披阅卷宗，遇着有刑律处分弄不清楚的地方，便传唤赵高询问。秦始皇称赞他明断有识，强练有才，渐渐地宠信起他来，提拔他为中车府令，兼任小儿子胡亥的

老师。

这胡亥自小骄纵惯了，终日寻欢作乐，不求知书达礼，对刑律的审案之术更是提不起兴趣。精于溜须拍马的赵高见状，也把教鞭丢弃一边，专授他声色狗马之事。胡亥见了这般情景，怎会有不高兴之理，如此便把赵高看成最亲近的人了。

赢得皇帝父子的宠信，赵高渐渐恣意横行起来。一方面，变着法儿诱导胡亥荒淫度日；另一方面，则招权纳贿，舞文弄法，排除异己，发展自己的势力。

骄狂过分，免不了乐极生悲。秦始皇耳闻赵高弄权，这还了得？便令大臣蒙毅把他抓起来刑讯。这蒙毅是蒙恬的弟弟，极其敬畏始皇，不敢枉法。结果，赵高的罪行严重，应处以极刑。然而，正当赵高悲悲凄凄的时候，秦始皇却忽发怜悯之心，念赵高办事一贯勤勉，特下赦书免了他的死罪，官复原职。

常言道：“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”这赵高经过这次牢狱之苦，消灾磨难，倒也真发达起来了。

始皇三十七年（公元前 210 年）心宽体泰的秦始皇下诏出巡。小儿子胡亥沾光，陪同前往。其他侍从有左丞相李斯以下不计其数。身为胡亥的老师赵高，学生去了，自然也少不了跟着伴随。一路上，秦始皇游山玩水，好不自在。赵高跟着胡亥，当然也开了不少眼界。

在东半个中国兜了一圈，起驾西还，浩浩荡荡走到平原津，秦始皇的龙体骤然欠安。只见他浑身不舒服，冷热交替，神情恍惚，不吃不喝，言颠语狂，犹如遇上了鬼神。一日过去，便人事不省。

随驾医官诊脉进药，全不见效。怎么办呢？唯一的办法就是快马加鞭地往回赶路，指望能到都城找更顶用的医官来救驾。大队人马走到沙丘这个地方，秦始皇已经病入膏肓。

末日将临，对这一点秦始皇自然再清楚不过了。为了安排身后事，他把李斯和赵高唤到病榻前，对二人呻吟道：“你……们二位……是……是朕平日最……最宠信的……人，眼看……我……我快不……行……行了，……身后……的事情只有托……托付……给你……你们了。”秦始皇费劲地说完这句话，已经喘不过气来。

“甭，甭这么说，”赵高没等身边的李斯张口，便自己抢先说道：“圣上是始皇帝，人要长命百岁而后还童，江山也要永世传下去，怎能自己说不行就不行了呢？这是圣体劳累过度才欠安的，回到皇宫调理几天自然会再显龙威。不必担忧过虑，不必担忧过虑。”

李斯见赵高这么说，心里尽管很明白这是糊弄皇帝，也不敢挑明，嘴里只得随和着连声说“是”。

“不……不必……再来宽慰朕……朕了，朕自己明……明白。赵……赵高你去取帛……帛和笔来，朕……朕有话……话说……”

始皇帝见赵高把帛、笔等要用的物件一一准备就绪，便凝神运气，强打精神把要说的话一连串地说完，看着赵高记录在帛上，用了玉玺，并卷起封好。这一番折腾过后，秦始皇已呼吸如抽丝了。赵高和李斯见了，顿时给皇上拍胸捶背摆弄半天，秦始皇的气才变粗了点儿。此时赵高和李斯但见秦始皇的嘴动了动，吐出一句清晰异常的话来：“遗诏速送长子扶苏！”余音尚在缭绕，命已归附黄泉。

这遗诏上都写了些什么？赵高和李斯心里自然清楚。黄底衬着黑字，明明白白地一段圣旨：“蒙恬统领全军，与扶苏一同速回咸阳，守候丧葬。”此外，没再多出半个字，更谈不上涉及小儿子胡亥了。

秦始皇突然驾崩，可吓坏了丞相李斯。李斯深知始皇当政施法暴虐，国家正孕育着大规模的动荡；自己主张法治，到时也脱不了干系。人们平时畏惧始皇的权威，动荡才勉强被按捺住，眼下始皇暴卒，江山一时无主，若被天下人得知，焉有不奋起抗秦之理？好在秦始皇的死暂时仅胡亥、李斯、赵高和贴身宦官五六人知道，李斯便与赵高商定，密不发丧，兼程返京。就在李斯忙忙碌碌的时候，赵高乘人不备，把始皇遗诏和御玺一并藏入袖中溜了出去。

赵高不过是个阉宦，偷走遗诏和御玺有什么用处？他敢乘机擅位吗？自然是没有什么豹子胆了。

他从始皇的帐篷里出来，不外为了去找胡亥。见到胡亥，他鬼鬼祟祟地说：

“圣上驾崩，虽有遗诏，但并没有分封各位王子，这倒没什么。但是，圣上却最后只下令让我等把遗诏和御玺交给长子扶苏。这样一来，问题就大了。”

胡亥听了赵高的话，不解地问：

“这有什么问题！扶苏是我的大哥嘛。”

“嘿嘿。少公子难道没想过吗？你这大哥一到，手持遗诏，便可嗣立为皇帝了。与他相比，你和其他的公子都是无寸土之地的人了，岂能不担忧呢！”

“这话说得也是。但这又有什么可担忧的呢？”胡亥想了想，还是不甚理解。

“公子怎么这般不省事理呢？我的意思再明白不过的了。”赵高见胡亥只是楞楞地看着他，似懂非懂的，便有些急了。“难道还须我直言点破不行？”

“噢，我明白了。不过我听说，英明的国君是了解臣子的；英明的父亲也是了解儿子的。父皇开创一统天下的伟业，无比英明。对我来说，他自然是君与父的英明兼而有之了。既然他没有遗命分封我们这些儿子，又没特意让我代替我大哥出头行事，那么，我们这些儿子们也只有遵守自己的本分才是。哪能妄加评价呢？”胡亥分明对赵高的意见不以为然。

“差矣！差矣！”赵高忙不迭地升高了嗓音。

“迂腐不得！迂腐不得！”

“怎见得迂腐？难道不是这个理儿？”

“少公子，你一定是让丧父的悲哀弄乱了心思。事关重大，为公子前途着想，我才说这些话的。所以，我现在希望公子能静下心来细细听我说。”赵高咽下一口唾液，接着劝道：“当今统治天下的大权，就在公子、我赵某和丞相的掌握之中，公子若想就此接手江山，真是易如反掌。公子应该知道自己统治别人与别人统治自己这两者之间的区别，其结果可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我希望公子千万不要错过眼下这绝好机会，否则，失不再来。”

“废兄而立弟，是不仁不义的行为。不遵父诏而畏死，是不孝敬的行为。自己没有本事却要依赖别人求得荣耀，则是无能的行为。这三种做法都是缺德寡廉的，会让天下人指着脊梁骨骂。最后，国危身亡，社会也不得安生！这种事能让我去干吗？”胡亥眼见着赵高摆出师傅的架子教训起自己，免不了有些生气。

赵高听见吃喝玩乐惯了的学生今日竟说出这一番宏论，不禁哑然失笑：“也真有你公子的，我所知的却不完全是这样。商汤和周武王弑主，天下人都称他们是义举，没有说他们不忠的。卫辄杀父，举国上下都称颂他的德行，甚至孔夫子也默许，没有说他不孝的。你看看，自古以来都是只看大的表现而不强调小的谨慎，只看盛德而不拘泥于小节。

盛德和小节好比乡间的小曲，听起来都满好听的，但百年之后的影响却大大不一样了。如果因小而失大，必然会留下后患。如果因疑虑而犹豫，必然会产生后悔。反过来，只要果断敢行，就是鬼神也得让三分，日后必然能有一番大作为，造就大成就。我恳切希望少公子能采纳我的大计！”

赵高的这一大通议论，不能说没有道理。胡亥听进耳里，留在心里，他有些动心了。沉吟了一会儿，不由叹道：“眼下父皇的丧事正没头绪，我怎么好为了你说的事情去求丞相违诏执行呢？”

“公子，时不我待！这样的大好机会千万得抓住，稍纵即逝啊！当然，如果没有丞相参与这件事情，要想成功恐怕就困难了。我看这样吧，丞相那边由我去说，就不劳公子费心了。”

赵高说罢，急匆匆找李斯去了。

丞相帐内，人进人出。

李斯席地而坐，愁眉不展，见赵高进来，他猛然跳起，忙不迭地问：“刚才那会儿怎么不见你了？遗诏是不是被你拿去了？怎么我一转眼就找不见了？你让人给公子扶苏送去了吗？……”

“急什么？急什么？遗诏被少公子胡亥拿去了。这不，我正是为这事来找你商量哩。”赵高打断李斯一连串地问话，接着，神情诡秘地压低声调：“如今圣上已经驾崩，知道有这份遗诏的人不外乎就是你、我和公子等几个人。现在，遗诏在公子那